

紫羅蘭 浪漫系列

WESWEPT(R) is a trademark of Bantam Books, a division of Bantam Doubleday Dell Publishing Group, Inc.

巫醫帥哥

Billie Green

Star Walker

比莉·葛蘭 ● 著 謝芸慈 ● 譯

當一波波的歡愉震動著她時，
努力張開眼，
發現相同的狂野也發生在他身上……

出版全求中文版

紫羅蘭

浪漫系列 06

Star Walker
巫醫帥哥

比利·葛蘭 著

Billie Green

謝芸慈 譯

瑞希代書館

巫醫帥哥／比莉·葛蘭(Billie Green)
作；謝芸慈譯。——初版。——臺北市：精美，1995〔民84〕
面；公分。——(紫羅蘭浪漫系列；6)
譯自：Star walker
ISBN 957-716-212-6 (平裝)

874.57

83012649

巫醫帥哥

Star Walker

◎原著發行日期及版次：第一版 1994

◎原 著：比莉·葛蘭

◎譯 者：謝芸慈

◎發行人：朱凱蕃

◎執行主編：陸莉娜

◎校 對：陳斐翳 朱兆吉

◎出 版 者：精美出版股份有限公司／出版／發行

◎社 址：台北市民生東路3段113巷25弄29號1F

◎聯絡地址：台北市內湖區新明路174巷15號10F

◎電 話：7911197·7918627

◎電 傳：出版部／編輯部 7955824·

營業部／發行部 7955825

◎郵 撥：0017944-1

◎登 記 證：行政院新聞局版台業字2152號

◎排 版：伊向專業電腦排版

北市光復北路60巷19號之6B1 電話：5786242

◎Copyright © 1994 by Billie Green

◎ 1995,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by Gin-May Publishing Company.

◎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antam Books, a division of Bantam Doubleday Dell Publishing Group, Inc. through Bardou-Chinese Media Agency.

◎All Rights Reserved.

◎版權代理：博達著作權代理有限公司

◎初 版：1995年2月

◎有著作權·翻印必究

◎國際書碼：ISBN 957-716-212-6

◎本著作物經著作人授權發行包含繁體字、簡體字。凡本著作物任何圖片、文字及其他內容，均不得擅自重製、仿製或以其他方法加以侵害，否則一經查獲，必定追究到底，絕不寬貸。

◎ Printed in Taiwan



那夜你離去後，

這裏盛行有點濕的風。

挾帶稠濃的水氣，

掠過樟木林和候鳥一起

南行。

那是一個適合流淚的季節。

◎ 人物簡介 ◎

雷嘉仕——他的可曼契名字是「星人」，與星共遊的人。兩種矛盾的血液在他體內竄流。在文明社會裏，他冷酷自制，而且是個傑出的科學家；而在他特意遺忘的意識裏，潛藏著外祖父教授的生存之道，他的另一個身分是可曼契巫醫。

莫可蕾——紅髮、開朗，擁有無盡創意的女子，父母意外喪生後，輟學照顧弟弟，除了勇敢堅強和奇怪的「救世情結」之外，她能義無反顧的去愛。在為弟弟尋求破除魔咒的過程中，她找到雷嘉仕，她令他頭痛，不得不幫她……

小杰——可蕾的弟弟，聰穎過人，十二歲的年紀，卻有著優於成人的智慧，在一次考古露營活動後，他自認中了可曼契族惡靈的咒語。

巴蘿莉——可蕾的好友。支持可蕾，幫她照顧小杰。陪她一起咒罵男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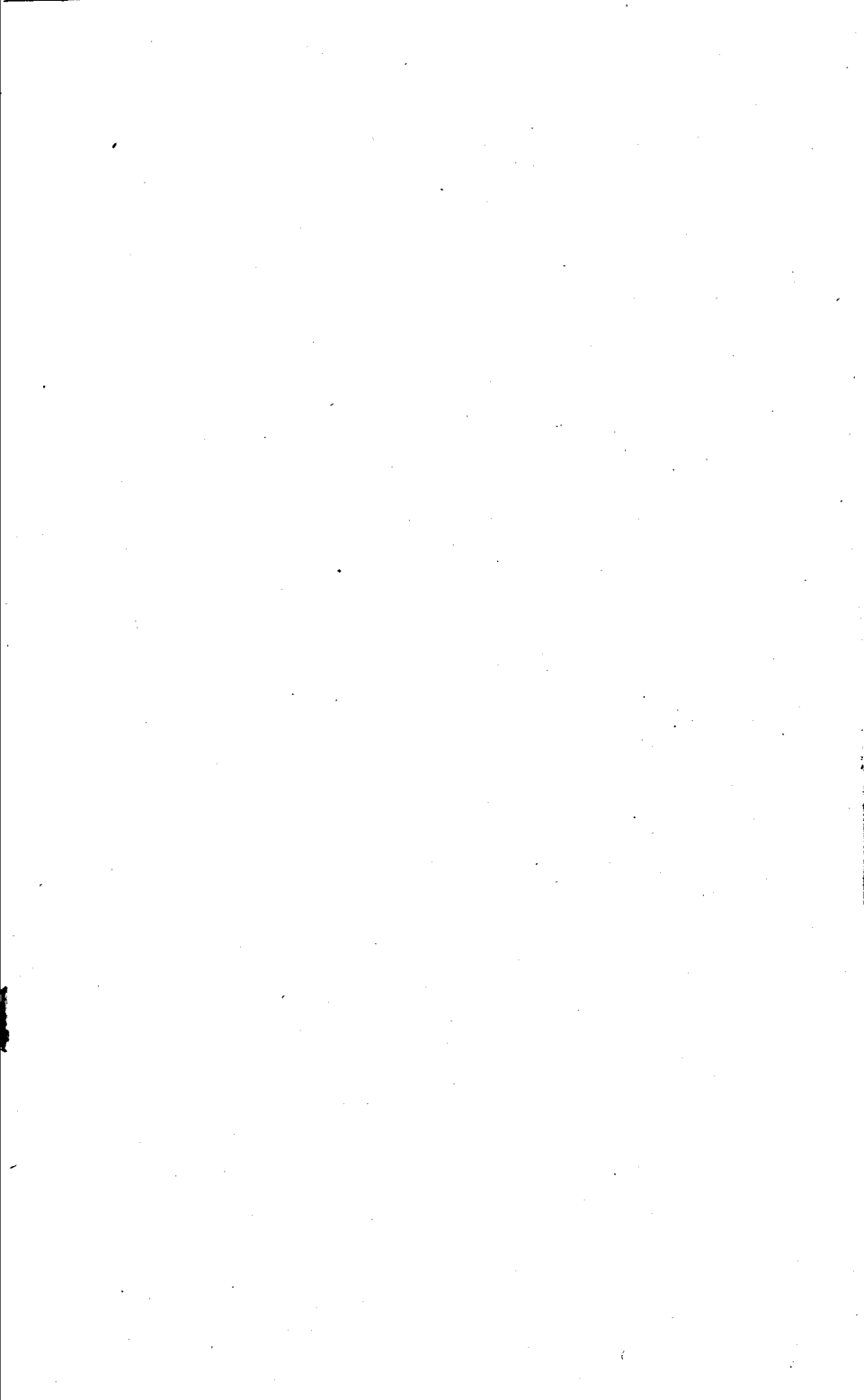
雙樹喬——嘉仕的外公。可曼契巫醫，在嘉仕的母親死後，撫養他至十二歲，以完

全可曼契的方式來教育他。

狄菲利——嘉仕的姑丈。掌管狄氏企業。一個溫和善良的老好人。

狄蜜麗——嘉仕的姑姑。在嘉仕十二歲時，以法律硬自雙樹喬手上搶回嘉仕。一個

充滿怨恨的女人。



豪華時髦的接待室中，擺放著高級的皮椅，粉白的牆上懸掛色彩誇張的野獸派畫作，長著細長油亮葉片的植物整齊而有秩序的開展者。此外，牆的 $\frac{1}{3}$ 被一整面深色玻璃覆蓋著。這一切的一切，都給人一種刻意營造的自制與刻板印象。

不用看對面女祕書好奇的眼神，莫可蕾也完全了解自己完全不屬於這裏。

穿著她最端莊正式的深藍色套裝，紅褐色的頭髮梳成整齊的髮髻；戴上她最好的金耳環及幸運金手鐲，放在膝上的名牌皮包則是好友蘿莉送的聖誕禮物。若是在家鄉，可蕾這一身打扮肯定被認為美極了；但在芝加哥，她看起來則有點像汽車零件部門經理（事實上那就是她的工作），好比在一羣耀眼火鶴中的鄉下百靈雀一般極不協調。

可蕾並不在乎自己是否適合這裏，如果有必要的話，她會穿著裝飾有粉紅色的兔子拖鞋去見英國女皇。更何況她有重要任務在身。

引領她來到這個地方的路是曲折的，從德州西部山區開始，拜訪過達拉斯一位心理學家後，又充滿迷惑地回到德州西部。最後，她來到德州邊境的一個沙漠小鎮——迪威鎮，全鎮只有兩個街區以及幾條通往一望無際的荒野。

可蕾原本希望能在那兒找到一位叫雙樹喬的男人，但她卻在一個已被人遺忘了的小墓園中找到他的墓碑，雙樹喬先生已死了快二十年了。

可蕾經多方訊問，找到了一位曾是雙樹喬近鄰及密友的老太太。使可蕾發現，迪威鎮並不是條死胡同，而是一個轉折點。因為從老太太口中，她首次聽到「雷嘉仕」這個名字。

柯蓓娜是位小個子、健康且面色紅潤的老人。很顯然地，她十分歡迎可蕾的到訪，且並不急著要結束她們的談話。

「雙樹喬是我認識過最好的人，」老太太以充滿回憶的輕柔語調對可蕾說：「不論是在任何情況下，他都願意幫助別人。他是那種會為了一隻受傷的小狗，而拋掉手中整袋黃金的那種人。」

將額前幾絡白髮向後撥了一下，她嘆道：「我無法告訴你我有多想那個男人，想想他想了二十年，我猜我會繼續想念他，直到我在另一個世界遇到他為止。」

「聽起來他像是個完美的人，」可蕾低喃，「而且妳說雙樹喬先生在去世前，把他知道的一切都教給了他的孫子，是嗎？」當蓓娜點頭同意時，可蕾靠近她問道：「他是怎樣的人？我是指那個孫子。」

「嘉仕。」老太太皺起眉頭，眼睛望著遠方。「奇特的孩子，陌生而拘謹。一生下來，嘉仕就與眾不同。我曾試著像個母親一樣幫助他，希望能以女性的溫柔來平衡他的個性，但是沒辦法。」她搖著頭。「他從不讓我親近。他很有禮貌，總是記得說『好的，女士，麻煩妳。』以及『不用了，女士，謝謝。』但我老是覺得他刻意站在眾人背後，讓他內心中真正的自己遠離人羣。」

「女性的溫柔……」可蕾重複著老太太的話。「那他的母親呢？」

她沒有立刻回答。像大部分受鄉村教育的人們那般，舊社會的禮教在蓓娜心中已根深柢固。所以可蕾耐心地等著。老太太進屋拿出冰茶及一盤薑餅，而後先禮貌地談著氣候及現代社會的多變。

「愛玲，」柯老太太最後終於說：「她是喬的女兒，嘉仕的媽媽。不知道她的

可曼契名字叫什麼，我都叫她愛玲。」老太太沉默了一會兒。「喬的妻子死於難產。對喬來說，獨自撫養女兒是個沉重的負擔。他那時住在離這兒東方約十里遠的可曼契保留區。眼看著周遭發生的事，他的同胞貧窮且多病，年輕人不是酗酒就是吸毒，沒有人關心，他們就像是被遺忘的一羣。喬為了提供愛玲較好的生活，就搬到這兒路口的農舍，讓愛玲和鎮上的小孩在一起，不論穿著或談吐都跟他們一樣，他甚至讓愛玲到北方去唸大學。」

柯太太啜了口茶後以紙巾擦擦嘴，繼續道：「她就是在那裏遇到雷亞德的，他是個有錢人，一個和她所知道的一切完全不同的人，但他們瘋狂地相愛著，而且婚後他們看來也真的很快樂。接著就有了孩子，那件事影響了愛玲，她體內可曼契的血液鼓動著她，讓她無法平靜。我不清楚事情的全部經過，只知道有一天，她就那樣離開了，離開她的丈夫、美屋、華服、汽車和僕人。聲稱無法在她丈夫的世界裏養育孩子，她將嘉仕帶回這裏，搬進保留區和表親們住在一起。」

「亞德跟了來，每天懇求她和他回去。我不知道他們之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，只知道他最後還是放棄她而獨自回到北方。」她瞥了可蕾一眼，「這件事對喬是一大打擊。當愛玲的丈夫離去後，她又開始思念他，和親戚住在一起似乎也不能使她

快樂。」

「可憐的女孩，」可蕾輕輕地說：「不論她到哪裏都感到格格不入。」

「沒錯，」柯太太點點頭。「喬做了他認為對她最好的事，卻使得她到哪兒都不能適應。她流著可曼契的血，卻以白人的方式成長。喬為此不斷地自責，無法原諒自己毀了女兒的一生。」

「一年後，愛玲死於肺炎，亞德非常地傷心，當喬要求撫養嘉仕時，他竟沒有任何反應。我想嘉仕從那時候起就被一分为二。而喬，上帝保佑他，發誓不再犯同樣的錯誤，他用完全相反的方式來養育他的孫子。」

「他以可曼契族的方式養育他？」

老太太點點頭。「他每天都要確定那孩子知道自己是誰，至少是喬心中認為嘉仕應該成為什麼樣的人。他們沒有回到保留區，但他們待在野外的時間要比在家中的時候多。喬教導那男孩古老的生活方式以及神祕的事情，教他要像祖先一樣強壯及堅忍，他不容許嘉仕有任何一點不像可曼契人。」

可蕾傾身向前。「嘉仕後來怎樣了？他祖父去逝後他到哪裏去了呢？」

「喔，他在那之前就離開了迪威鎮。我記得雷亞德意外死亡那年，嘉仕該有十

歲了，如果我沒記錯的話，是在某個山區滑雪時發生的意外。接著，突然間，那個女人來到了鎮上。」蓓娜搖了搖頭。「我從來沒看過像她那樣眼裏充滿怨恨的女人。她宣稱是亞德的姊姊，她告訴喬說要立刻帶走嘉仕。她真的做到了，她花了兩年時間打官司，最後終於得到了男孩的監護權。」

她虛弱地吸了一口氣，黯淡的眼裏滿是哀傷。「那孩子始終沒掉一滴眼淚，才十二歲就被迫帶離他所熟悉和所愛的一切，但在他眼裏卻看不到一點淚水，他的臉似乎是用石頭雕出來的。我相信那是可曼契方式訓練的成果，喬把他教得很好。但那也使我害怕，那似乎是違反自然的。」

「雙樹喬先生呢？他也以同樣的方式面對他們的分離嗎？」

柯太太苦笑一聲。「相信嗎？失去那孩子的事實殺死了喬，我看著他一天天向死亡邁近，他撐了五年，最後放棄與死神搏鬥。」她懷著遺憾繼續道：「嘉仕甚至沒回來參加葬禮，我常祈禱喬沒有從天堂往下看，這樣他就不會因為他唯一的孫子沒來看著他下葬而心碎。」

當柯太太再度陷入沉默時，可蕾等待著，不願意打擾處於悲傷中的她。幾分鐘後，老太太眨掉眼裏的淚水，微笑著拿薑餅給可蕾。

「妳說雷亞德是來自北方，」可蕾拿起一塊餅乾說道：「妳還記得確切地點嗎？」

柯太太皺起眉。「我不太記得了……慢著，好像有什麼事，我女兒曾說過一些事。妳在這兒等一會兒，我去找找。」

過了一會兒，她帶了個硬紙盒回來。「我十分確定，在莎拉的信中曾提到有關嘉仕的事情……」她埋首盒中努力翻找著。「看，這是喬的照片，在那些事發生之前拍的。」

黑白照片中是一個表情嚴肅的男人，有著深色皮膚及濃密的黑髮。即使穿著西部服飾——牛仔帽、靴子、褲子，長袖格子襯衫——他那美國原住民的特徵仍然非常明顯。可蕾立刻看出柯太太之所以會愛他的原因，他那光亮的眼眸讓可蕾的嘴角不自覺地露出微笑。當柯太太找到那封信時，她仍盯著照片看。

「莎拉住在堪薩市，這信中她告訴我，她公司的人如何蓋一幢五十層的辦公大樓……啊！在這裏！她提到：『媽，猜猜看是誰設計的？芝加哥的韓、羅及雷氏企業。我知道這與妳無關，但聽著，雷氏指的就是我們認識的那個嘉仕。』莎拉和嘉仕小時候常在一起玩。」柯太太在一旁解釋道：「她又提到，當她看到印有嘉仕名

字的信件時是多麼的驚訝。讓我看看，雷嘉仕……對了，就在這兒。」我聽說雷氏企業很早以前在芝加哥就非常著名了。」

她把信放下迎向可蕾的目光。「在芝加哥，這是六年前的消息，但既然他的家族在那裏已有很長的歷史淵源和根基，我想他應該仍然還待在那裏。」

芝加哥！

她瞥見柯太太正拿起另一張照片。「這是嘉仕的照片，在他被帶走前不久拍的。」老太太解釋道。

照片裏的男孩並沒有像他祖父般穿著原始裝束，他打赤膊，穿著褪色的褲子和印地安式軟皮鞋；黑髮及肩，前額用布條綁著。從外表特徵及服裝上，都顯示他是個可曼契族人。然而，深深吸引可蕾注意的並不是他的外表，而是男孩本身——

向後挺的肩膀有股難掩的自負；微傾的下頷顯示出過人的勇氣，看起來像個狂野、無畏的戰士。更仔細地看，可蕾發現一件使她大為困擾的事——一個十二歲的男孩不該擁有那對眼睛。那對深邃漆黑的眼睛該屬於受傷的動物……坐在那兒凝視著照片，可蕾她感到頸後的頭髮豎起，被一種奇異的感受撼動著。

雖然可蕾還不了解為什麼，但她深信雷嘉仕，這個在照片中，看來少年時心靈

曾受創的男人，將為她這次曲折的旅程畫上句點。



所以，現在可蕾來到芝加哥，坐在裝潢豪華的辦公大樓裏，尋求一個根本完全不認識她的男人的幫助。

她是搭前一天的飛機抵達，在城裏較不繁華的地段租了間房間之後，就立刻打電話到韓、羅及雷氏建築公司。然而，雷嘉仕不是個能輕易就見著的人物，他豐滿年輕的祕書就坐在可蕾對面，已花了一段時間詢問可蕾有什麼事，可蕾當然不會告訴她，這事無法透過電話說明，而且他的祕書肯定會將她的電話掛掉。

最後，像阿里巴巴巴站在盜賊的洞窟前，可蕾發現了那句神祕口訣——雙樹喬，只要提到他的名字，所有的門都會打開。

「雷先生現在要見妳。」

深吸了一口氣，可蕾站起來撫平她的外套、挺直肩膀，舉步穿過房間，向她盯了快一個小時的橡木門走去。

門的另一邊是間和接待室同樣極具現代化的大辦公室，不同的是，家具更加昂

貴，且更富陽剛氣息。中間是一張表面非常光亮的黑檀木辦公桌，桌子後面是張背對著室內的黑皮座椅。

遲疑片刻後，可蕾挑了張在他桌前的椅子上坐下並等待著。偶爾她會聽到椅子的另一邊傳來翻動紙張的聲音，耳中唯一能聽到的另一種聲音則是自己劇烈的心跳聲，每一下心跳像在計算一秒一秒等待的時間。

接著，椅子慢慢地轉了過來。

從他小時候的照片裏看到的自負仍然存在。是的，自他的肩膀及下顎的線條中仍可以確定這一點。此外，曬成褐色的皮膚，似乎是他童年僅存的一切，不再是勇猛的戰士，雷嘉仕如今僅是一個現代生意人。他黑色眼眸中不再有野獸般無法比擬的傷痛，取而代之的則是哲學家般冷漠的眼神。

「對不起，我把妳的姓名給忘了。」他問候似的說道。

「我姓莫，」她回道：「莫可蕾。」

他提起嘴角禮貌性地微笑，手指撐著下巴，背向後靠著皮椅，迎向她的注視。

「抱歉，莫小姐，我沒什麼時間可以和妳詳談。」他慣例地敷衍。「可否告訴我，妳和我祖父有什麼關係？」